



本周榜眼

女明星的深度隐秘

文/黄佟佟

《欢乐颂2》才开播,剧中曲筱绡的扮演者王子文就被跟拍,原因是她疑似已有一个四五岁的孩子,由母亲带着,因为姓刘,所以被推测是跟与她传过绯闻的三线演员富二代刘千源隐婚生的孩子。现状是,王子文是否有孩子、孩子是谁的,外界都不得而知,有待当事人交待。但是,不交待似乎也可以,谁规定生孩子的

女明星就一定要交待谁是爸爸。不能说孩子爸爸,在许多女明星身上都发生过。比如张艾嘉,当年张小姐爱上了女友的老公王姓商人,毅然生下儿子,过了数年王某才离婚。在不能说孩子爸爸的六七年,是最难熬的六七年,也是她创作力最高的六七年,她拿出了百倍的勇气。另一个不能说孩子爸爸的是女明星甄妮,当时艳绝港台的大明星在老公傅声死后突然怀孕产下一子,十几年里大家都不知道这孩子是谁的,后来大明星说是傅声的。

通常敢未婚先孕生下孩子的女明星都是挺任性冲动的,她们通常也有一颗敢爱敢恨的心,当然,她们绝对有能力负担孩子。只是孩子一出生就要面对一个巨大的压力,没有爸爸的现实世界,以及巨大的社会压力。这大概是女明星最难也必须承受的——一个女人选择一个不能公开的男人作为孩子的父亲,当中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委屈。但有什么办法呢?有时女人在感情面前是不讲道理也不讲理智的,所以,如果她一定不肯说,必定有她的原因在,苦苦逼问,还真有点残忍。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片

总是悟读

槐花在大连获得的情感待遇,天下头一份



水千里,山万重,凉月满天,后会
有期。这意境里断然少不了一棵
树,这棵树最好是老槐。那么沧桑
枯劲的枝干,酿出如此清新甜柔
的花朵,醒目的反差里,托起的是
年年岁岁不老的心意。槐香盈城,
一份踏实在握的浪漫,一份轮回
可信的保准,一份平复燥意的安恬。

槐树遍及大中国山山岭岭,泼生
泼长,既不婉约也不坐果,但在大
连获得的情感待遇,可谓天下头一
份,以至于太多人误会它是大连的
市花。“度娘”上此类传说比比皆
是,言之凿凿。有人斩钉截铁地说:
“大连市的别名叫做‘槐城’,大连的
市花也就是‘槐花’”。有人纠正中
透着遗憾,“大连的市花不是槐花
是月季,大连的市树不是槐树是龙
柏。在大连槐树名声显赫,年年有
节过,但它不是大连的市树市花。”

槐花当年在大连市花评选中落败
给月季,成为大连人心中多年的不
解不甘,“月季香味宜人,是上等
观赏花卉,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适
应性强,在各地均可栽植,而大连
地区栽培品种多生长表现好,花大
色艳味浓,因此被确立为该市市花。”

就因为月季“在大连地区栽培品
种多生长表现好”?就因为月季“花
大色艳味浓”?自1983年,它被确
立为大连市花之后,实在未与这座
城市发生过什么像样的情感互动。

把咱呼声很高的槐花挤出市花界
的“上等观赏花卉”月季,竟然是
40多个中国城市的市花,如此“遍
地开花”,更替槐花抱憾。

老大连人对槐花,真叫一个情深
意长。那一缕槐香,唤起的是患难
与共的记

忆,是得到佑护的感激与难忘,是
平淡里的深味,青素下的高贵。

中国人向来有寄情山水花卉的
传统,一朵足够有料的花,都能得
无数次被抒情的机会,并被赋予各
种意义,譬如香界婉约代表桂花和
丁香。

有20多个城市立玲珑馥郁的桂
花为市花或市树,“幽长柔浓却又
婉转甜糯,圆润饱满,不出尘,不
清高,不冷冽,不俗气,无论你身
在何处,总会浸在这好像带着笑容
的香气中。”“花气袭人知骤暖,
桂花开在秋天,有了清冷的风的调
和,少了腻多了干净,甜是清的,意
境也如笼着轻纱的梦”……

有朋友惦记这自带笑容的糯香,
每年都把宝贵的年假用在桂花开放
时,放下行囊,就一头扎进黄昏或
夜晚的小巷里,被香气引着走,“不
知今夕何夕,不知身在何地,那种
交付感,不叫幸福叫满足。”

这简直升华为梦里归人的精神
耳语了。前尘旧事,半生唏嘘,皆
被一团团桂花香驱逐一空。咱的
槐花肯定不是这风格。

丁香居然是东北城市哈尔滨的
市花。自从民国诗人戴望舒在悠长
的雨巷里,渴望偶遇那个丁香一样
结着愁怨的姑娘之后,惆怅就成了
丁香的花语:“丁香花的味道,比
桂花要明亮直接许多,近时浓郁
远时清淡,清淡之后萦绕的,竟然
是一丝愁苦,明亮的愁苦,清冽的
愁苦,如同年纪不大的女孩子狂喜
之后的怅然若失,以及一点失落,真
是又芳香又忧郁。”想想哈尔滨悠
久的东方莫斯科气质,真心觉得与
惆怅的丁香不太搭。

咱的槐花绝无一丝惆怅、愁苦、
怅然若失。

虽然因为太寻常而未能当选大连
市花,但描写槐花的散文却铺天盖
地,懂得感恩的大连人尤其爱“抒
槐”。

写槐花的文字坦率说,都称不上
美文,常常是简单地赞美一下槐花
的清甜之后,笔锋一转,语调深情,
结论铿锵:“每当饥饿临城的时候,
是这满山遍野的槐花帮助人们度过
了饥荒,槐花窝头、槐花饼、槐花
包子和槐花饭,这小小的槐花补充
了多少家庭口粮不足的空缺啊,槐
树和大连人民就这样结下了不解之
缘。”

“摘下一枝槐叶专心地数,在一
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
面,专吃王八蛋的童谣声中,比最
后剩下的‘硕果’……这一幕烙在
一代人贫瘠的童年深处,成为温润
的记忆,每当槐花飘香,总有一抹
微笑漾漾心间,让大连的初夏格外
值得期待。”

这份源自饥饿中的感情,这份诚
恳无欺的香飘飘,就这样成为大连
人开启入夏模式的一个精神按钮,
成为“立夏”宣告后的一次“大连
式”确认。

“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是
汪曾祺《岁月清供》里对家常温馨
生活的描述,那一树清浅的槐花
里,又寄存着大连人多少“灯火
可亲”的欢喜啊。这约等于“每
一个村口都有一棵老槐树”的情感
宽慰,世事艰辛,但总有一抹甘甜
值得等待、追寻。

“万人丛中一牵手,使我衣袖十
年香”,诗人的夸张里,香存的是
挥之不去的多年伴随,只有具备特
殊慰藉力的花,才配获得这样的赞
美。

一抹清新无限清凉。

冲烟烈酒



摄影/记者雪林